

充斥着意识形态的偏见

——评王德威的《被压抑的现代性》□栾梅健

鲁迅在《拿来主义》一文中,曾经深刻地指出在接受外来文化影响方面的正确态度:“我们要拿来,我们要或使用,或存放,或毁灭。那么,主人是新主人,宅子也就会成为新宅子。然而首先要这人沉着、勇猛,有辨别,不自私。”这也是习近平总书记对于我国文化自信的要求。在海外汉学面前,不能亦步亦趋,也不能唯马首是瞻,更不能奉为金科玉律。

哈佛大学王德威教授的《被压抑的现代性》,是研究中国近现代文学的专著,副标题是晚清小说新论。自中文版^①2005年出版以来,在国内学界掀起了一股强烈而持久的传播热潮^②,是改革开放以后文学研究领域影响最为广泛的海外汉学之一。一时间,“现代性”几乎成了中国近现代文学研究领域不可或缺的关键词,而那句“没有晚清,何来‘五四’?”的反问式结语,也成了众多学者消解与怀疑五四新文学运动起源的口头禅。

不过,在细细研读之后,我们却发现该书在价值标准方面,存在有明显的意识形态倾向,与我国现行的政治观念严重冲突。对此,必须引起我们的深入考察与高度警觉。

出生于1954年的王德威,早年在台湾的生活岁月,正是两岸隔绝、“妖魔化”大陆的时期。后来他到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哈佛大学任教,自然也很容易受到西方意识形态的熏染与误导。因而,他对大陆文学,尤其是自五四以来的左翼文艺和社会主义文学,具有了相当程度的敌意与偏见,应该也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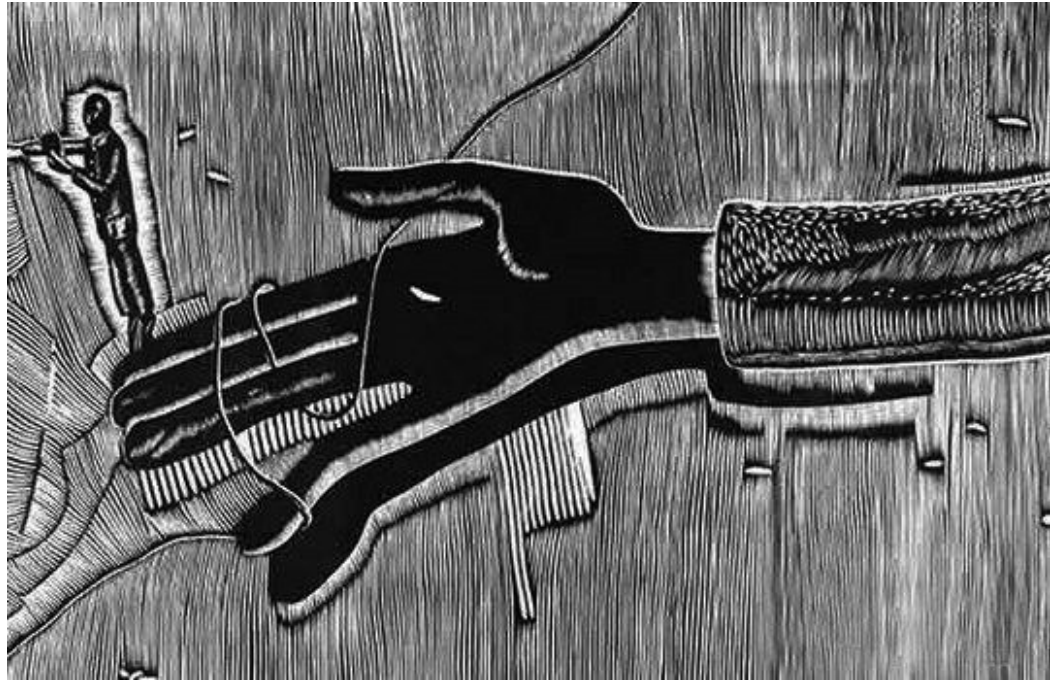
不过,相比于美籍学者夏志清在《中国现代小说史》^③中普遍而赤裸裸的“反共”表述,王德威要节制得多、轻微得多。他比许多海外汉学家都要勤奋、扎实,注重文本阅读,强调文献价值。在这方面,他又要比他的前任、哈佛大学李欧梵教授出许多^④。然而,我们仍然要指出的是,在他这本《被压抑的现代性》中,其意识形态的偏见其实是时时隐现,有时甚至是明目张胆。对此,我们不得不予以指出,并加以批判与清理。

首先,是对马克思的攻击。

在该书开篇的“导论”中,他就径直指出马克思主义无法构成其研究的方法论基础:

剧烈而庞杂的进化法则,无法自达尔文或马克思来预告;以西方马首是瞻的现代性论述,也不必排除中国曾有发展出迥然不同的现代文学或文化的条件。^⑤

他是在选择该书的研究方法时说这番话的。在这里,他摆出一副貌似公正、客观的姿态,既不相信达尔文,也不照搬西方的现代性论述,当然,更不愿意听从马克思。他打算从所谓真正的文本材料出发。然而,对于近百年来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进行的中国社会实践与文学运动,刻意提出回避“马克思”的研究主张,显然是别有企图。在所谓从实践出发的说辞之中,其



王文明、宋光智、刘庆元木刻作品
《黑白的现代性》

实掩盖的是泾渭分明的意识形态主张,是明确的反马克思主义主张。

说得更为直白的,是在分析晚清谴责小说这一文类时:

时至晚清,传统的文士已无法维系道德的表象,因而他们的文学实践也被带至同样的谷底。也可能有人采用庸俗马克思主义的态度,认为书写与思考现实的颓废模式,反映出中国封建主义基础结构的崩溃。^⑥

他是在批评以往研究者将晚清谴责小说简单化理解时说这样叙述的的。在这里,他已不是在冷静地谈论马克思,而是直接将马克思主义加上“庸俗”两个字。他不承认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也不认可晚清谴责小说的产生,是在当时纷繁、混乱、转型的社会背景下出现的。而以前大陆学者为什么会作出如此“简单化”的研究?在他看来那主要是因为受了“庸俗马克思主义”的毒害。不得不指出的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一马克思的经典论述,已经成为人类认识史上的一个共识、一种常识。而王德威教授故意反其道而用之,不仅暴露了他在认识论上的重大欠缺,而且也直接影响到他对晚清文学的研究与发现,使得这本《被压抑的现代性》问题多多。

其次,是对毛泽东和中国革命的曲解与污蔑。

在近百年中国社会的发展历程中,毛泽东领导的中国革命是其主线。因而,王德威在这本著作中常常谈到毛泽东,谈到中国的革命运动。然而,他有关这方面的论述几乎都充满了曲解。先看两例:

……但申讨江青者未必见得更有能力进行历史反思。他们将主席的夫人斥为一个几乎毁灭中国的坏女人,实际反弹了有关国家政治和女人祸水的老调。^⑦

诚如40年代到70年代的社会主义小说所示欲望叙事学最后是以如下的方式出现:民族国家身体的完

成乃以对个人身体的压抑为条件,集体欲望的满足乃以私人欲望的克服为要项。迨至共和国成立之际,这一毛氏欲望话语被奉为主集,晚清邪邪小说所引发的有关身体与主体性的论辩自此销声匿迹。^⑧

前一段话是在讨论《孽海花》时牵强引申到我国对“四人帮”的批判的。他觉得对在“文革”中作恶多端的江青的批判并不可能引起人们对历史的真切反思,而对“主席夫人”的清算则可能是重蹈了传统的红颜祸水的怪论。对于一个没有经受“文革”之苦的海外汉学家来说,他的论调既暗含了对江青的包容,也是暗度陈仓,将祸水指向了“主席”毛泽东。

后一段话是对20世纪40年代到70年代中国文学的整体性否定,这里既包括延安文学、解放区文学、红色经典,也有十年“文革”。而在他看来,其罪魁祸首都在于“毛氏欲望话语”。对毛泽东文艺思想的一棍子打倒,既简单、粗暴,也缺乏实事求是的辩证态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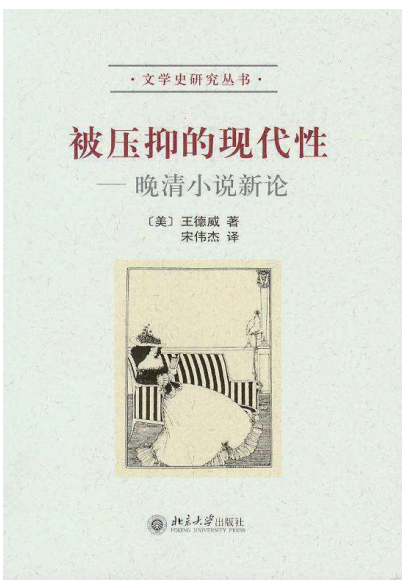
对于中国革命的诋毁与贬斥,在书中也是时隐时现。也姑引两段:

当然,读者尽可批判李伯元玩世不恭的态度及粗鄙恶俗的幽默。但读者也可留意他先发制人、戳破未来革命史话的策略,这革命史话在二十世纪后半叶甚至要变成神话,蛊惑整个中国。^⑨

共和国初期的小说作品无论被称做社会主义现实主义、革命现实主义还是革命浪漫主义,实际上皆可被视为一种“科学”幻想。它讲述的是各种科学被升华为马克思/毛泽东思想“科学”(或真理)的故事,是社会主义乌托邦在未来必将实现的故事,虽然这“未来”显得有些可望而不可即。^⑩

前者,他主观性地肯定了李伯元的《官场现形记》。他认为李伯元对当时官场腐败的暴露与揭示,是一种“策略”,是一种对“未来革命史话”的预见,其实根本不符合作者的原意。只能是王德威教授一厢情愿的猜想。而认定百年来的“革命史话”,对整个中国简直是一种“蛊惑”,则应该算是一种彻头彻尾的反共立场。

后者,他将“共和国初期”的小说作品视为一个科幻门类,其宣传的马克思/毛泽东思想,仅仅是一种不切实际的“社会主义乌托邦”,可望而不可即。显然,他完全否定了社会主义中国的合理性与可行性。其意识形态偏见昭然若揭。



在批评所谓的封建文学之余,“五四”之后的革命作家所有有意无意使用的正义修辞,甚至流露出《三侠五义》那样的“流毒余孽”。……当中国现代小说与现实叛逆的“新青年”将其羁傲不驯的个体融会成“万众一心”的集体时,或当他们将个人的意志奉献给不容挑战的意识形态时,历史便会见证一种“反动”主题的阴魂不散。^⑪

在封建时代,站在卫道者的立场“为王前驱”是一种帮凶的角色,是一种反动;而在二十世纪的上半叶,当亡国灭种的威胁摆在全中国人民面前时,将个人投身于民族、国家的救亡图存之中,就不是落伍,而是一种进步,一种崇高而光荣的事业。这怎么能说成是反动的封建阴魂呢?

在此,可能就不仅仅是意识形态的偏见,而是与他的政治立场有关了。

鲁迅在《拿来主义》一文中,曾经深刻地指出在接受外来文化影响方面的正确态度:“我们要拿来,我们要或使用,或存放,或毁灭。那么,主人是新主人,宅子也就会成为新宅子。然而首先要这人沉着、勇猛,有辨别,不自私。”^⑫这也是习近平总书记对于我国文化自信的要求。在海外汉学面前,不能亦步亦趋,也不能唯马首是瞻,更不能奉为金科玉律。

改革开放以来,海外的学术著作与学术观点在这几十年中被大量地引用与介绍进来。毋庸置疑地,这对于开阔人们的视野,拓展新的学术领域,碰撞与激发出新的思想火花具有积极的学术启示价值。然而,在引进与介绍中的许多弊端也接踵而至。在海外汉学面前,国内有些学者丧失了起码的文化自信,表现出严重的精神缺钙,得了本土学术传统虚无主义的软骨病。而西方一整套所谓“普世价值”、意识形态正好乘虚而入,大搞文化殖民。有的还直接攻击、污蔑、否定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因此,如何公正、客观地评价与整理海外汉学,如何识别与清理海外汉学中的负面影响,如何构建我国本民族自己的学术规范与评价标准,便成了目前学术界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被压抑的现代性——晚清小说新论》一书中所呈现出来的问题,足以引起我们的深思与警醒,需要我们更加深入地研究与清理。

注 释:

- ①【美】王德威著、宋伟杰译:《被压抑的现代性——晚清小说新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5月出版。下同。
- ②据清华同方网、博论文库中检索结果,自2005年至2016年,该图书共被257篇硕士论文和158篇博士论文引用,在同学科图书引用排名中名列前茅。
- ③该书中文译本由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出版。
- ④关于李欧梵在文史资料方面的“硬伤”与错误,可参见拙文《海外汉学与本土学术自信》,载《南京社会科学》2016年第9期。
- ⑤《被压抑的现代性——晚清小说新论》,第8页。
- ⑥《被压抑的现代性——晚清小说新论》,第217—218页。
- ⑦《被压抑的现代性——晚清小说新论》,第128页。
- ⑧《被压抑的现代性——晚清小说新论》,第73页。
- ⑨《被压抑的现代性——晚清小说新论》,第281页。
- ⑩《被压抑的现代性——晚清小说新论》,第383—384页。
- ⑪《被压抑的现代性——晚清小说新论》,第48页。
- ⑫《被压抑的现代性——晚清小说新论》,第279页。
- ⑬《被压抑的现代性——晚清小说新论》,第374页。
- ⑭《拿来主义》,见《鲁迅全集》第六卷,第40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出版。

18世纪初英国出了本畅销书《鲁宾逊漂流记》,这是在哥伦布发现美洲后,西方航海热之后的余音。今天我们来看这本书,确实有很多启发。以这本书对比一个多世纪后我国清朝出版的《镜花缘》的确令人感慨。我们感慨两本书的观念意识的差距,感慨面对扩张中的西方,我们的天朝上国的毫无准备与沾沾自喜,我们且来看看这两本书。

《鲁宾逊漂流记》是英国作家笛福出版于18世纪初的小说作品,今天来读依然令人兴趣盎然,原因何在?小说写作的流畅自然、篇幅不太长是一个方面,最主要的原因是该书的观念意识与今天的我们依然有接合处。小说写一个叫鲁宾逊·克鲁索的英国青年不顾自己年迈的父亲的劝说,放弃自己可以自然享受的在英国的舒适的中产阶级生活,跑去环球航海,不幸所乘船只海上遇难,只有他一人漂流到一个荒岛上,独自生存了28年,终于获救的故事。小说写鲁宾逊在荒岛的生活,主要讲述在绝境中如何独自生存,他甚至能独自做陶罐、编柳筐、种地,吃上自制的面包,条分缕析、娓娓道来,告诉人们如何独自生活,全是谋生技能和生活安排,即使我们今天读来依然有趣、并未失去时间效用,主要原因是小说的生活理念和现在的读者仍然能产生共鸣,并未过时。小说西方殖民思想浓厚,比如在对鲁宾逊自己驯化的野人“星期五”的描述上,全是白人奴隶主的想法,鲁宾逊的全球航海旅行是以掠夺财富、占领土地为目的的,有殖民倾向,他的身处绝境28年,其实是作者告诉当时的西方读者,环球航行是多么的艰难,以及其中的传奇性。而小说至今可读的原因正在于鲁宾逊的谋生技能与生活的传奇性,很多方面与当下流行的生态理论是吻合的。航海圈地以后如何谋生,鲁宾逊的传奇以绝对个人化的经历告诉我们西方殖民成功的秘密:生活知识的重要、坚韧的生存意念以及科学的开拓精神。鲁宾逊的传奇充满科学精神,小到对小岛洋流的观察、大到制造独木舟,哪一项都充满科学的审慎精神与观察思考能力,包括他对“星期五”的救助与驯化,都是经过计划与深思熟虑的,没有半点马虎。今天都这部小说,我们依然惊异于笛福思维的清晰与严密逻辑,没有大概与差不多,我们看当初英国的崛起实际是伴随着这种科学理性精神的计划与谋略的,没有科学理性精神与探险精神,西方在近现代是无法领先世界的。

对比一个多世纪后我国清朝李汝珍撰写的《镜花缘》,我们深深感到随后不久大清帝国鸦片战争失败的原因:老大帝国的衰朽与不思进取。为何这样说?《镜花缘》不是一部奇幻小说、充满有趣的想象与海外奇谈吗?是中国入想想象力的一次大发掘吗?我们来看看这部小说就会明白我们的差距究竟在哪里。这部小说写的是海外奇谈,实际仍然以成仙得道为最终目的,虽然思想先锋,叙述女主义武则天并夸奖女才子,而这些女才子最后聚在一起竟然是为了一场科举考试,最终目的是还权于夫,显示天朝上国的权威,而且这些才女满脑子之乎者也纲常伦理,实在也让人生厌,小说借女儿国来说女性平等问题,虽然有先锋性,但基本属于玩闹性质,很难引起人们的深入思考,整个小说还处在天朝上国的富庶与道德优越的框架内,实际上是一种走向衰败的前兆,说明当时的国民对随后而来的失败是毫无意识的,一点心理准备也没有,《镜花缘》的兴趣点还在海外奇谈、科举考试、女主还权等等前工业时代的奇趣上,而《鲁宾逊漂流记》已经在用相当篇幅介绍火药和枪的重要意义,以及科学的谋生精神,全是工业革命后的意识与先进理念,《镜花缘》是19世纪初的作品,可如果将时间前置,写作时间放在宋明时期也没有什么不妥,这说明宋明以后中国社会除了改朝换代,整个社会的发展是停滞的,直至鸦片战争前这个社会也没有太大变化,人们的思想观念越来越趋于保守,到了李汝珍写作《镜花缘》至多也就是弄点奇谈与奇趣,即使力主女性解放也没有超出封建时代人们的普遍意识,属于玩点噱头的范畴,没有为这个社会提供革命性颠覆性的想法,还是中国封建社会超稳定思想结构中的一支,虽然想引入异质文化,但因为身处这个社会无法摆脱窠臼,根本想象不出西方世界已经发生了怎样的变化,仍然沉浸在皇权大一统思想的框架下卖弄点腐儒思想。从这本书流露的思想看,我们的大清帝国虽然宽容到文人提倡开女科,但从大处看,整个帝国依然是毫无出路的,必然会败于洋枪洋炮之下。

这两本书只是当时西方和中国思想意识的一个缩影,它们分别是当时西方和中国社会的一种征象,《鲁宾逊漂流记》代表的是一种先进的航海大发现后的生存冒险精神,而《镜花缘》还是农业社会的奇想已经代表一种衰朽的力量,这两种力量相遇谁胜谁负是不言自明的,我们也就不难明白为什么大清帝国会有那么多吸食鸦片的民众,而鸦片战争的失败也就把列强的虎狼之心昭示于世人,当时的西方世界是要殖民并统治全球的,而我们的士人民众竟毫无觉察,而中国这个大一统封建王朝也即将走向它的尽头,唐闺臣们再美再有才情也是这个老大帝国的一员,无法摆脱自己的宿命,这个帝国允许她们昙花一现已经是宽容之至,并不是帝国的主流,到头来还是一场镜花梦缘,这个帝国的主流还是当时士人头脑中的那些林之洋们的海外宣道以及腐儒思想,已经衰朽,与鲁宾逊海外漂流所表现得惊人生存力以及先进思想真是天壤之别。如今重读,作为后人,除了感叹,也应反思,反思历史,瞻望未来,应知我们该如何做。



——《鲁宾逊漂流记》与《镜花缘》的比较
□宁 蒙